

最具人文关怀的推理大师 犯罪浪漫主义代表作

麦格雷探案集



十字街头之夜

(比利时) 乔治·西姆农 著

凌 晨 译

La Nuit
du carrefour
十字街头之夜

(比利时) 乔治·西姆农 著

凌晨 译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译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十字街头之夜 / (比) 西姆农 (Simenon, G.) 著; 凌晨译. —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07.5
(麦格雷探案集)
ISBN 978-7-5447-0164-8

I. 十... II. ①西... ②凌... III. 侦探小说-比利时-现代
IV. I564.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6) 第112977号

Le Nuit du Carefour by Georges Simenon
Copyright © Georges Simenon Limited, a Chorion
company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Georges Simenon Limited,
a Chorion company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06 by
Yilin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登记号 图字:10-2006-56 号

书 名	十字街头之夜
作 者	[比利时] 乔治·西姆农
译 者	凌 晨
责任编辑	韩沪麟
原文出版	Presses de la Cité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译林出版社(南京市湖南路 47 号 210009)
电子信箱	yilin@yilin.com
网 址	http://www.yilin.com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印 刷	江苏新华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张	5.375
插 页	2
字 数	98 千
版 次	2007 年 5 月第 1 版 2007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7-0164-8
定 价	14.00 元

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乔治·西姆农的名声多半要归功于他的麦格雷探案集，在此人物问世五十周年之际，西姆农写给他的笔下人物麦格雷探长一封生日贺信，全文如下：

洛桑，1979年9月26日

我亲爱的麦格雷：

我今天给您写信，您可能会感到很意外，因为我们分别已有七
年之久。

差不多在50年前的今天，我们在荷兰的戴尔菲西相识。那时您
大约45岁，我26岁。您可以不随岁月的流逝而变老，而在我们几十
年交往的最后日子，您才53岁，因为那时有规定，警察服役不得超
过55岁，就算您是探长也不得破例。

现在您多大年纪，我不太清楚，因为您有不用变老的特权。而
我，我已年高，垂垂老矣，76岁了。

我不知道您是否还住在鲁瓦尔河畔莫镇上的小房子里，也不知
道您是否还经常去钓鱼。您还经常戴着那顶宽檐的草帽在花园里干
活吗？您的夫人还会在您干活的时候为您准备可口精致的饭菜
吗？您还喜欢时不时地去趟咖啡馆打牌，就像我喜欢的那样？

现在我们俩可能都已退休了，我希望我们俩还能像以前那样一
起分享生活里的小喜悦：早晨的一缕清风，或者那份好奇心，观察
自然和我们周围人给我们带来的快乐。

我要衷心祝福您和您的夫人生日快乐。请告诉您的夫人，她的
菜谱在全世界都找到了知音，不管在日本还是在美国，她们都会像
您的夫人那样在红酒焖鸡里滴上几滴阿尔萨斯黑刺李酒。

谈起你的继任，亲爱的麦格雷，那倒有好几个，他们模仿您的
步伐，您的衣着。有的甚至在您退休后写了回忆录，书尾签上大
名：“又名麦格雷探长”。

您，亲爱的麦格雷，完全配得上这个荣誉。我想真心地拥抱您
和您的夫人，特别是您的夫人，她不知道，世界上有多少女人在羨
慕她，又有多少男人想拥有像她这样的女人。现在甚至有一个漂亮
的日本女人在电视里扮演她，同一个节目里也有一个日本男人扮演
您，我亲爱的麦格雷。

您诚挚的

乔治·西姆农

富有人情味的侦探小说(代译序)

吴岳添

法国人读到的第一部侦探小说,是美国作家爱伦·坡的《莫格街凶杀案》。1846年6月11日,它被一个匿名者改写后刊登在《日报》上,引起了读者的兴趣,法国的侦探小说于是应运而生。在爱伦·坡的影响下,埃米尔·加波里奥(1835—1873)写作了一系列侦探小说,例如《巴黎的奴隶》(1868)和《脖子上的绞索》(1873)等,比柯南道尔创作的福尔摩斯探案要早得多,因此被誉为法国侦探小说之父。不过侦探小说作为一种文学体裁,是在20世纪才真正发展起来的。从



1905年到1939年,莫里斯·勒布朗(1864—1941)创作了二十二卷关于亚森·罗平探案的故事,侠盗亚森·罗平因而成为一个家喻户晓的侦探。而在这方面贡献最大的则是乔治·西姆农,他不仅作品最多、影响最大,而且真正使法国的侦探小说走向了世界。

乔治·西姆农(1903.2.13—1989.9.4)生于比利时的列日,父亲是保险公司的职员。他从小就立志创作,十六岁就成为《列日日报》的记者,报道该城的社会新闻,写些幽默的短评。他十八岁时发表的第一部小说,就是以乔治·西姆农为笔名的《在拱桥上,列日故事》。他于1922年来到巴黎定居,开始写作以色情、暴力和犯罪为题材的连载小说,从1923年到1933年的十年间,共发表了将近两百部小说、一千多个故事和大量文章。他靠稿费摆脱了贫困,还买了一艘汽艇在欧洲漫游。他酷爱体育,喜欢骑马、骑自行车和拳击,乐于到世界各地去冒险。

1929年,西姆农创作了小说《拉脱维亚人彼得》,写麦格雷探长潜入乞丐群中,去追寻一个经验丰富的流浪汉的故事。由于他当时正在荷兰,就把麦格雷的出生地安排在荷兰的戴尔菲西村。1931年,他首次用真名发表了这部小说,同年发表的《黄狗》(1931)和《十字街头之夜》(1931),也都是以麦格雷为主人公的。他笔下的麦格雷是个头戴圆顶礼帽、抽着烟斗的胖子,外表似乎有点迟钝,其实是个冷静沉着 的侦探,不但具有非凡的洞察力,而且富有人情味,因此,他开始登台,便给读者留下了良好的印象。当时的警察局长克萨维埃·吉夏尔喜欢西姆农的小说,给了他许多侦探技术



方面的指导,还让他和警察们一起破案,参与逮捕和审讯,从而使他的小说写得愈来愈真实,愈来愈生动。

从1945年到1955年,西姆农在美国和加拿大生活后回到法国,从1959年起定居于瑞士洛桑。他每年都要出版三四部关于麦格雷的小说,例如《麦格雷的烟斗》(1947)、《麦格雷和无头尸》(1965)等。1968年,他在《麦格雷及其死亡》里结束了这位探长的侦探生涯,并在出版最后一部小说《麦格雷和夏尔先生》(1972)之后宣布停止创作。这时,他创作的关于麦格雷的小说共有七十二部之多,已经被译成许多种文字,改编成电影和电视剧在各国上演,在世界上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戴尔菲西村甚至因此在1966年为这个虚构的探长竖立了一座雕像。

除了麦格雷探案的系列小说之外,从《阿尔萨斯驿站》(1931)到《无辜者》(1972),四十年间,西姆农也写过多达一百一十部犯罪心理小说,其中最著名的有《看火车驶过的男人》(1938)、《屋子里的陌生人》(1940)、《曼哈顿的三个房间》(1946)、《致法官的信》(1947)、《白雪污痕》(1948)等,这些作品虽然不是侦探小说,但也同样扣人心弦、引人入胜。

西姆农的探案小说着重描写的不是十恶不赦的江洋大盗,也不是案情的恐怖或侦探的过程,而是处于危机境遇里的平民百姓,研究他们的犯罪心理和造成罪行的社会环境,他们通常是在社会的压力下被迫走上犯罪道路的;其实,每个人在特定的环境里都有可能犯下这类罪行。正因如此,麦格雷探长探案过程,不仅是为了发现凶手及其使用的手段,更是要感受导致犯罪的心理危机。因此,他经常有意无意地



让凶手跑掉,正是出于对他们命运的同情和怜悯。

为了惟妙惟肖地刻画人物,西姆农出入巴黎上流社会的各种场合,更经常到小酒吧去听顾客们闲谈。他只写自己熟悉的人物,以及他所了解的穷人和流浪汉的生活。他力图通过复杂曲折的案情去探索人性,显示出普通人的良知,这样不仅在艺术上取得了出人意料的效果,而且对社会现实具有较强的批判意义,从而形成了他独特的小说风格。

西姆农于1952年当选为比利时皇家学院院士,他认为自己永远是比利时人,所以没有加入美国或法国国籍。他一生用过十七个笔名,写过三百多部作品,深受各国读者的欢迎。纪德早在1939年就说过:“我把西姆农视为一个伟大的小说家:也许是当今的法国文学中我们确实拥有的最伟大的小说家。”如今,他的小说精选集已经被伽里玛出版社收入了《七星丛书》,标志着他已经当之无愧地跻身于法国经典作家之列。

这套丛书(第一辑)收入了西姆农的八部小说,除了上面提到的《黄狗》和《十字街头之夜》之外,还有《她是谁杀的》、《麦格雷与夏尔先生》、《酒吧悲情录》、《天命号马夫》、《人头重案》和《窗上人影》等,都是他在各个时期的代表作,比较全面地反映了他的创作风格。

西姆农笔下的麦格雷,不仅是擅长推理破案的福尔摩斯,也有别于侠盗亚森·罗平,他首先要做的是——一个医生、一个律师、一个忏悔师,他要拯救的是人的灵魂。正因为如此,西姆农的作品才会在世界侦探小说史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目录

I 黑色的单片眼镜 /1

II 窗帘在晃动 /15

III 寡妇屯之夜 /29

IV 笼中鸟儿 /43

V 被抛弃的汽车 /57

VI 外出者之夜 /71

VII 两处伤口 /86

VIII 失踪者 /100

IX 靠墙排队 /114

X 寻找头目 /128

XI 艾尔丝 /142

附文：西姆农与他的巴黎情结 /153/施康强



黑色的单片眼镜

I 黑色的单片眼镜

麦格雷疲乏地叹了口气,挪开了支在办公桌上的胳膊,移开了他那把紧靠办公桌的椅子,此时,对卡尔·安德森的审问已经进行了整整十七个小时。

透过没有窗帘的窗户,中午时分,他们看到一群年轻女工和职工们涌向圣·米歇尔广场的小饭店,然后,熙熙攘攘的人群减少了,下午六点钟,一些人涌向地铁站和公共汽车停车站;他们还看到一些人为了增进食欲在散步……

塞纳河上笼罩着蒙蒙的雾气。最后一艘拖轮闪着红灯、拖着三条驳船过去了。最后一辆公共汽车、最后一列地铁过去了。收回了电影广告之后,电影院关门了……

在麦格雷的办公室里,呼呼作响的炉火声好像更大了。



餐桌上是空空的啤酒瓶和吃剩的三明治。

一场火灾想必是在某个地方发生了，因为他们听到消防车呼啸而过。还发生了一场突如其来的大逮捕。将近两点钟，囚车从巴黎警察局出动，警察们把抓来的人送到拘留所以后就返回了。

审问一直在进行着。根据疲劳情况，每隔一小时或每隔两小时，麦格雷就按一下电钮。在隔壁办公室打盹的吕卡队长马上过来，看一眼探长的记录，接手工作。

而麦格雷就去躺倒在一张折叠床上，养精蓄锐，以利再战。

警察局里冷冷清清。在风化刑警队，有些人来回走动。清晨四点，一个探警带来了一个毒品贩子，立刻对他进行了审问。

塞纳河上笼罩着乳白色的浓雾。天亮了。白花花的晨光照着空荡荡的河堤。走廊里响起了脚步声。还有电话铃声，呼叫声，吱吱呀呀的开门关门声，女清洁工的扫地声。

麦格雷把发烫的烟斗放在桌子上，站了起来，从头到脚地打量着被捕者，恶劣的心绪中不无赞许的成分。

这十七个小时的审问真是紧锣密鼓啊！此前，他们已经取下了那人的鞋带，衬衫上的活硬领，领带，而且还掏空了他的口袋。

在开头的四个小时里，他们叫他站在办公室的中央，审问的问题密集得跟机枪的子弹一样。

“你渴吗？”

麦格雷已经在喝第四杯啤酒了，那人的脸上掠过一丝



苍白的微笑。那人大口地喝下了……

“你饿吗？”

他们请他坐下，然后又让他站起来。他已经七个小时没有吃东西了。在他吞咽一块三明治的时候，他们采用疲劳战术把他搞得筋疲力尽。

他们两人轮番审问他。他们可以利用间隙去打盹，偷偷伸个懒腰，排遣一下这个单调的审问带来的烦恼。

然而，正是他们放弃审问了！麦格雷耸耸肩，到抽屉里寻找变冷的烟斗，擦擦汗津津的额头。

也许，给麦格雷留下最深刻印象的，并非那人体力和精神上的抵抗，而是那迷人的高雅气质和始终保持着的卓尔不群的品格。

本来出入于上流社会，而今却被“请”进搜查室，又被脱光衣服，在警察局罪犯档案侦缉处，跟一百个歹徒在一起度过一个小时，又是被拍照，又是坐在人体测量椅上被记录数据，摆弄来摆弄去，加上人多被挤来挤去，成了一些同伴开涮的对象，这可真让他感到沮丧，难以自信了。在个人的生活中，这种自信本来是他自身品格的一部分。他从搜查室里出来时，连领带也没有系。

当他经受了几个小时的审问之后，如果他与任何一个流浪汉不一样的话，那倒真是奇迹了。

然而，卡尔·安德森没有变。虽然那套西装皱巴巴的，但是他身上的高雅气质依旧，司法警察总局的人们难得有机会欣赏到这种气质，这是一种贵族气派的高雅，略带矜持、刻板，稍显傲岸，这傲岸尤其是外交界的特征。



他的身材比麦格雷高，肩膀宽宽的，敏捷而又瘦长，髋部狭小。长长的脸上没有血色，嘴唇有点发白。他左眼上戴了单片黑色眼镜。

“取下来。”他们早就命令他。

他微笑了一下，听从了。这就露出了一只人工眼睛，一只难看的呆视的眼睛。

“出过事故吗？”

“是的，飞机事故。”

“这么说，你打过仗啰？”

“我是丹麦人。我不需要去打仗。不过，我有一架旅游飞机，在那边……”

在年轻人这张五官端正的脸上装了这只人工眼睛，让人看了很不舒服，麦格雷喃喃地说：

“您可以把这单片眼镜再戴上……”

无论是他们让他站着，还是他们忘了给他喝的或吃的，安德森没有一次抱怨过。他从座位上可以看到街上的情况，驶过大桥的有轨电车和公共汽车，一道浅红色的落日的余辉，以及此时——四月清晨街上的繁忙景象。

他一直笔挺地站着，不休息，而惟一的疲乏迹象就是右眼上那道明显的、细小的、深暗色的黑圈。

“您坚持所有的供述吗？”

“我坚持。”

“您意识到有些供述不像真的吗？”

“我意识到了，不过，我不能撒谎。”

“在缺乏确凿证据的情况下，您希望恢复自由吗？”



“我对什么也不指望。”

他说话时带点口音，人一疲乏，这口音更明显了。

“在让您签字之前，您是否一定要我给您再读一遍证词笔录？”

他像上流社会的人物那样若隐若现地打了一个手势，表示不喝茶。

“我粗线条地概述一下。在您的妹妹艾尔丝的陪同下，您来到法国已经三年了，您在巴黎生活了一个月。然后您在巴黎和埃唐普市之间的国道旁边一个叫寡妇屯的地方租了一栋乡下的房子，离阿尔帕荣三公里。”

卡尔·安德森微微点了一下头，承认属实。

“三年来，你们在那里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当地人很少见到您的妹妹。你们跟邻居没有任何联系。您买了一辆五马力的老式汽车，您本人开着这辆车到阿尔帕荣市场上采购食品。每个月，您总是开着这辆车来巴黎。”

“到仲马父子公司去交我的作品，公司位于九四大街，一点都不错。”

“作品是家具布的设计。每份设计支付您五百法郎。您平均每个月制作四份设计，也就是两千法郎……”

他又点了一下头表示认可。

“您没有朋友，您的妹妹也没有朋友。星期六晚上，您跟往常一样，将近六点钟就寝。又跟往常一样，您将妹妹关在她的房间里，她的房间紧靠您的房间。您解释说她非常胆小……咱们别谈这个了吧！埃米尔·米肖内先生是保险代理



人,住在离您家一百米的一栋独立小屋里。星期日早晨七点钟,他进了自己的车库,发觉他的那部崭新的六汽缸名牌车不见了,换上了您的那部老爷车……”

安德森没有动,一只手无意识地伸向了空空的口袋,那里面通常装着香烟。

“几天以来,米肖内先生在本地一开口就是他的车被换掉了,认为是谁搞了个恶作剧。他到您家去,发现栅栏是关着的,按门铃也是白费劲。半个小时以后,他向警方报告了他遭遇的这件倒霉的事情,警方随即来到了您的住处……他们既没有找到您,也没有找到您的妹妹……相反,在车库里,他们发现了米肖内先生的那辆车,在前座上有个人,俯伏在方向盘上,他已经死了,那是用枪口顶着胸部开枪打死的……他的证件没有被偷……死者名叫伊萨克·戈德贝尔格,是安特卫普市的一个钻石商……”

麦格雷一边给炉子添燃料,一边说:

“警方立即行动,向阿尔帕荣火车站的职工了解情况,他们看见您在妹妹的陪同下乘坐第一班列车去巴黎……警方在你们到达奥尔赛车站时将你们两人抓获……您否认一切……”

“我否认杀了人……”

“您还否认认识伊萨克·戈德贝尔格……”

“我第一次看到他时就是他死在方向盘上的那个场面,汽车不是我的,但在我的车库里……”

“可是您不给警方打电话,却带着您的妹妹一道潜逃了……”



“当时我很害怕……”

“您没有任何要补充的吗？”

“没有！”

“您还是一口咬定在星期六到星期天的夜间，您什么都没有听到吗？”

“我睡得很沉。”

这已经是第五次了，他一字不差地重复相同的话。麦格雷厌烦了，按了电铃。吕卡队长来到了。

“一会儿，我再来。”

麦格雷和预审法官科梅利奥之间的谈话进行了大约一刻钟。这位法官早已被这个案件搞得焦头烂额，可以说，他首先打起了退堂鼓。

“幸好，这类案件每隔十年才会碰到一个，这次却偏偏碰上了，您会看到，我们永远也搞不清个中奥秘！……别人都在臭骂我！……所有的细节形成不了证据链！……为什么搞个汽车调换呢？……为什么安德森不使用他车库里的那辆车逃跑，免得步行到阿尔帕荣去乘火车呢？……这个钻石商来寡妇屯干什么呢？……请相信我，麦格雷！无论是对您还是对我来说，这都是一系列烦恼的开始……如果您愿意，就放了他……也许您的看法没有错，但是面对这十七个小时的审问，如果他跟我们对着干，那我们就会一无所获……”

探长的眼皮有点红了，因为他睡得太少了。

“您看见他妹妹了吗？”

“没有。当人们把安德森给我带来时，这个姑娘已经被



警方带回她的住处了，警方打算在现场审问她。她待在那边，有人监视她。”

他们相互握了手。麦格雷回到了他的办公室，在那里，吕卡没精打采地监视着犯人，犯人的前额贴着窗玻璃，耐心地等待着。

“您自由了！”他一进门就说。

安德森没有感到震惊，他匆匆地把手伸向光溜溜的脖子，接着又伸向了开了口的鞋子。

“待会儿，他们要把您的日常用品还给您，这些东西存放在保管室里。当然，您得随时听候传讯。你若稍有逃跑的意图，我就派人把你送到精神病院。”

“我的妹妹呢？”

“您会在您的住处再见到她……”

在跨过门槛的时候，丹麦人想必还是触动了心弦，因为他取下了单片眼镜，伸手摸了摸失去了的那只眼睛。

“谢谢您，探长。”

“不用谢。”

“我以名誉担保，我是无辜的……”

“我什么也没有问您！”

安德森鞠了一躬，等待吕卡带他去保管室。

在候见室里，有人早已站了起来，目击了这个场面，大为吃惊，愤怒地冲向麦格雷。

“怎么回事？您要放他？这不行，探长……”

原来是米肖内先生，保险代理人，那部崭新的六汽缸汽车的车主。他擅自进了办公室，把帽子放在桌子上。

